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文獻考訂編

—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文獻考訂編

—

G256.1

2674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文獻考訂編/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北京:中華書局,2009. 4

ISBN 978 - 7 - 101 - 06258 - 8

I. 中… II. 中… III. ①社會科學－文集②古文獻學－中國－文集 IV. C53 G256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19603 號

責任編輯：王 勁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文獻考訂編

(全六冊)

中華書局編輯部 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 · 383 1/4 印張 · 1 插頁 · 7000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700 冊 定價:2450.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6258 - 8

○○先生左右 日々香の書刊第三集の如き福如萬年

白洋

清先生此次甚幸到院接洽。併向院方对予事报诚之歎。
期生
詩之體印。宣於通函奉此一一。予所奉件、實予所
學廢降序；以至研究機關在中國本為創舉，社會即
不加時之設立之意義。然不知其如布、以①然則
而行國外、實無以自顧。此特予以予所為尤甚。得
體更復之，予人倍感之。一年生也。予重申一言。請移也
於前之某地。即惠下大恩。其平冊子刊在所計。
事半功倍。一日成就。乃為可矣。是即年告印假一之。予
刻可之至二月。單行之生至十二。予刊可生六七故。不患以是
不固矣。創始銀銀。併予
亮家。致以
等矣！

再弟于十月廿九日
十一
十月廿九日

圖一(1) 傅斯年函稿

印譜一集
及
印譜二集
印譜三集
印譜四集
印譜五集
印譜六集
印譜七集
印譜八集
印譜九集
印譜十集

圖一② 傅斯年函稿

上。人情世故方为你的时，已没有十分的体面的
事与你自己的熟识传播的消息向闻耳目，
有虚实的分别。故以你所问，作此附解，
如是，即以是为本，加意于他，庶可成之。
望勿以是为嫌，幸勿以是为嫌。

语言的妙处，我将不辞劳苦地向你们讲授。首先，我将告诉你们，我们中国有四书五经，一脉相承，由时间的顺序而行，从古时开始，到唐宋元明，都有注释，常被选为国学教材，时间相隔很远的，因为深得墨子之学，但一脉承传，脉络清晰，叔本华先生曾相阅。照我的构想，把国学分为四大部，每部以本门的教旨为主体的架构，将该教旨的主次人物，归类于大部，其下分出的次级的架构，也是根据其各自的特征，而且有文字附录古物与连接，化繁为简，上部的架构，中部的架构，下部的架构，此三部齐头并进，围绕着一部部的哲学与语言学的有机，和谐语言学的材料，当厚少于国学的深度，而我们将把这三种材料，合为一种综合性的知识，是国学研究的真谛。

圖二 蔡元培《集刊發刊辭》稿

圖三①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讀鶯鶯傳
陳寅恪

太平廣記錄劉羅傳說載有元稹鶯鶯傳即世稱為會真記者也。會真記之名由於唐中張生竹頭及元稹所續之會真集，其原名會真一名，詞亦當時用之語。今道家夜字旁有唐元和十年進士洪州池清吾字平山居士仙會真記五卷李竦所編有會真集。據甲子年記，知是李竦所編。李竦字子良，越州餘姚人，號其書當是全元和道流，俗化為之都。其書有後人徐氏之序，固不足望。但其書實多甚可見，固不欲以爲所欲言者，信乃會真記之名实是何善哉而已。

鶯鶯傳至從唐代，仙也之一，遂多用作妖艷婦嬌嬈，故真字即與和字同義，而鶯鶯即墨仙或洛仙之謂也。又六朝人已修詣仙也，杜工部詩有佳麗華之世，今用於此，似以之目娼妓者，其例舊不自這為學，即全唐詩吉光所收施肩吾詩言之，如及第後復夜訪月仙子。

自王昌齡遊新昌及第年，是時天子在中，
訪月中心。贈仙子

微含雪魄帶紅芳，更取金瓶澆玉將。
窟声來未足，懶眠秋月憶蘭香。

即是一例，而唐代進士貢舉事與傳故之密切，固係深有北里志及鶯鶯詩旨，故又可考。此數題是自序中，實別有解，蓋不贅備。

圖三②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仙
步

字在唐人書中之酒飲也。命曰真人二字之異說既得碑定是學與傳中之學。宋為當時社會中布等人物及微之什以故作此文。自敘之主旨。与夫後人所持解釋之妄語皆可以一考寔辨明矣。

趙唐傳錄伍載王性之雜傳奇夢三事略云：
清源縣李祐為僕言：反人楊卓者，昔得微之所作婦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卒，其妻贈軍士微之傳，皆得其家備至，則所傳李若益微之自叙特假他姓避耳。僕追而考微之長慶年不見所謂鄭氏誌，當是僕之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尔。又微之作陸氏嫁志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自學工作微之母鄭夫人志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譖水宦平鵬立鄭氏女，則豈非其舊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正傳乎？何謂鄭氏為果游之從母者也？可悲矣。微之多疑，如少更傳生平，當皇元之命世，本同竹自出而歸還張氏出董事之後，元世亦空復為指掌矣。後魏有國改步。

宣林集傳方格自敘之作，其竹骨張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不可見。空樹之什，更為獨妙？故明珠不見方格新唐書臺威伍傳說傳云：

或曰：昔傳言白猿皆在深山之鴟，則其石乃終者也。方格有其說。夫世稱氏傳之記始於董事，方格之易為張生若傳，固為要矣。故則方格之說，基於不知樹入何山，山有兩於張氏也。微之性之說，仍不可通，多僅詳辨。鄙意微之文中寫其主人之傳，皆用前人著述之舊文，此為僕直之事，故取名而號之。

圖三(3)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前編序言，留貞觀之記。即張文成造仙窟中男女事，
舊稱如後來劇中三絕，楊杏小說傳，李易之比，此
本吉今文學中之常例也。蓋仙窟之作者，張文成自
謂奉傳河源，從積石山穿得遇崔十娘等，其故
事之傳於唐宋諸家，固無主作舊事，故不可改易
其真跡，且書者亦直述本身事實之作，如

下官答曰：前被宣更已入甲科，擅美譽，
高第，奉勅授翰林內直學士學府。宣更即有宣傳，
舊語即是其例。但崔十娘等則非真姓而其行，假
託名崔者，是唐玄宗為北朝隋唐之第一高門，故崔
之稱實與其他文學作品所謂崔家娘者相同，不過
一屬江左高門，一是山東甲族，南北地域雖殊，其為社會
上重要婦人之泛稱，則無少異也。又楊巨源亦云微之
真事，信云：

清漪遙御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
多春思，腸斷崔娘一紙書。

楊侍之所謂崔娘，指元稹之崔氏，而者俱是
使用翠林也。僅泥鰌元稹之崔母，而中華書局印行之
崔氏娘人以實之則與相持楊侍之崔娘以為其出於
蘭陵王蕭何，豈非同一大公大之事耶？

又張衡之自叙此段因緣之別一清節才調集卷之序，指看
云：

昔歲夢遊老柏，夢遊何所見，入深洞中，果逢平生
趣清冷淡漫漫，漫畫竹蘭苔石，遇道岸草木，札籜蘆竹
林路。

及白樂天和此詩，亦有遺稿，云：

昔君夢遊春，夢遊仙山曲，況若有所遇，似愴平生欲。
尋尋白闌水，深入桃花谷。

則似入竹林竹寫遊仙處之宮閣及其桃李洞之桃亦有真
會之處，蓋猶之繁用文成舊本以作傳文，固當矣。竹言
知者也。但則世人極不雅好，家無詩以示合，倘造鄭桓姜語
以證言，士不怪，痕人漫笑，名不勝，却且好事，聖人為乃甚
矣。

夫學之不達，或者真如傳子所言乃鄭氏之所出而樹之
黑派於世之子耶？據白氏長慶集或伍唐河南元府君夫人
榮陽鄭氏門第之墓誌錄略云：

夫人父濟濟，睦州刺史夫人濟濟次女也。其出記湯盧氏，
天下有五甲姓，號湯莫氏也。居其二姓，勳德官爵
有國公在朝，士彌疏婚媾有家牒在。

夫濟濟者，文從有過美也。而樹之母氏出於士族，自取子也。
樹之夢遊春，知其与夢一，一段因緣有
我到看花時，偶作懷仙句，浮生轉眼應看盡，方堅固。
近作夢，仙情渺渺，易此所謂心者，其定是神心加上未可追忘，亦可攀
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事，婚姻事。
之語，白樂天如此得其解，亦云：

重為足下陳夢遊，中有以甚意者，如婚仕，墮所
以至感者。

其解復云：

心夢睡易覺，夢折魂難續，宿夕歌不重，向，鳳
兆松林上，夢門女清音，惟氣錦腰綵。

又解是夢游集，而聊以宿客元君也。北辛氏元魏之墓
誌錄略云：

圖三五 陳寅恪《讀鶯鶯集》稿

樊射禽夏佩，事非衣冠子女。自公掌相耀銅夫人。
於樊射為季女，愛之，遂贈得今稱史河南元祐。

館曰：
請歌頌人，爰叙宗親女子之事，有以祭身夫人之先累
公累卿，有益外祖相我唐明。

樊元白之意，傳以一萬字，辭旨贊鳴；江因得而視之，
不足道復，故昌黎云：詩文重諸貴氏姻族之貢詩，益可
見其善與之。左列，述在社會地位門第，高下而已。
聖則鳴矣：竹出中非高門，實不可疑也。唐世倡妓往往詔
詔高門，如太平廣記韓昌黎雜傳，類若竹樓崔雲小。
王傳略云：

大曆中，蜀西李生名益，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候
詔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
求名妓，久而不遇。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至有仙人鑿
集，即唐代之花街柳陌也。謂在下界，多問其名居，莫具說。故舊主
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汝持即王之寵婢也。
王之初夢，忽遇兄弟，以其出自高賤，不甚收錄。因
分与之，更財產，遣居於外，易易嫁焉。郎氏。

及聞，據唐宋反漢上舞娥異條，意甚詳略云：

李公生，泉州府上有舞柘枝者，顏色如火。所
言其事，乃故姑蘇喜慶。是年中，承後母之女也。母送真
正脚之物，須臾無不盡。喜慶曰：吾夫傳，不甚能。
傳，公神直使市井，到此，不復傳。但不知其常也。考計真
傳，於元和元年，李生之年，則之者明矣。喜慶在太和七年，去三十
老夫舞女郎，立相參。因名之。每口與音律，其姻戚皆知之。
選士嫁之。立相參。因名之。每口與音律，其姻戚皆知之。

皆是其事。基事目之人始妄言云，亦始妄聽之。其事

圖三(6)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若鶯鶯一果出高門甲第，則無事之嫁，惟其非名
家之女，舍之而別娶，乃可見。存於時人，蓋唐代社會不重朝
之舊俗，一言以盡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
（名家女）與宦而不由清望官選，俱為社會所不齒。比類而推，甚
象且為沒史者所習知，故不具論。但明于此，則儒之所以作
鶯鶯傳，直欲其自身也，然終垂宋之事迹，绝不为入
少愁或略得者，即驗是故也。其友人楊巨源李德裕皆貽
亦知云而不以為非者，余嘗與其別婚高門，乃當日社會所公
認之正常之行為也。否則微之為極盡中功宦元人，惟其初
具羽毛，欲以直声升廟之際，豈肯有作此贊人口實之文，
唐為風流，少自沮其進取之路哉！

復次此傳之文词亦有可賂言者，即周代貞元之時古
文運動，宜与小说之創造有密切之關係。其固於
詩辭賦之者，已別有篇章，然不盡然。是詩傳與其型字根節
之相合，其實為當時致力古文而思有所附承者耳。若不
限於昌黎一派，元白二公在當時主張恢復古之健者，不
過宗尚稍不同，影響者亦因之有別。後來遂湮沒不顯，
可也。

舊唐書李隆基元稹白居易合傳論略云：

李白曰：國初尚文館，高宗礼乐大，劇许擅價於前，
蘇李其後，或位或卑，鼎鑿天人，润色之文，
咸其編集，然而向古者傷於太僻，徇摹者或至不
經，雖其局於官府，故縱者流於輕薄，若品
调律度，揚推崇古，取更不肯皆當其文，未如元白
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西朝，宋曹劉水明等宗
先，漢功於沈谢，元和主閩游，其文而色匿观元

圖三⑦ 陳寅恪《讀鴛鴦傳》稿

之制策，自之奉漢，極文章之富奧，遺治亂之根本。
蓋自文章新體，建宋永明，謝朓既往，元白既生。
宣裕素著唐書之著述，乃代表通考之意，見現於韓愈
多非不厚，不知皆以而已。文轉不能隔晉公之臺閣，則秦
事。及舊唐書之言，指韓愈傳，而有贊詞者，其故可
推知矣。是，在當時人一般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應
推元白，而非韓柳，與歐宋重修唐書時，其行實迥不相
同也。

又元和長慶集序云：

元和十五年，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初約束不暇。及
後累月輒以古道千百相，相互通信，之又明年，召入禁
林，事當內命。上始又一日從宦官傳及此，上曰：通事舍
人不知書，便其宜，宣擇五年不可。自是司言之臣
皆得用古道，不惟中書復。雖而余所宣行者，文
不能自足其意，率皆浮近，以成例，進而序
之，若當時秦明于古之復古，而後後來者之趣
向耳。

白氏長慶集序，伍先生注本白香山
文筆，名百軸，七言長句，研學天樂，次韻酬之，饑思
未盡，加為六部詩。

自注云：

繼之長慶，御知制誥，文格高古，始爲化體，健
者效之也。

寅恪，今白氏長慶，于善制誥，有舊四體、新體之
分別，其所謂新體，即繼之竹主張，而鄭玄所從同

圖三⑧ 陳寅恪《讀鴛鴦傳》稿

圖三⑧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復古
改官之公文文字，舉體也。
唐人言伍切磋，備略云：
韓昌黎著毛穎傳，始用筆塗之戲，張水部善勸之曰：比見
事多尚駁雜，多與人說，使人傳之於前，以為欲
此有以重累於念德。
毛穎傳者昌黎摹學擬史記之文，試作小說，而無切苦之
微，皆傳列傳，摹學擬古傳亦古文試作小說，而無切苦之
音也。摹學傳，乃自叙之文，有真情實事，毛穎傳則純為
演劇之筆，其感人之程度，本應有有別。小說宜詩體作
連句，七言傳之不及，故傳此亦不一。因昌黎摹學中
尚有一篇《昌黎作小說，而成功之絕妙文傳，即石鼎聯
句詩序》。

昌黎詩序，朱子辨文考異，詳論之，以續云：

今拉方言，間出賦書，本重複，但皆篇首似於事理有
所未盡，而重複者，乃能見其曲折之詳。

白氏長慶集，有和答詩，御記云：

頃在科誥間，當与足下同筆見，每下第時，輒相觸語，
思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窮，意太切
則言滿，然与足下為文所長，在此，亦希在足下，是下
來序果有犯文弊之說，今幾所和者猶前病也。
待与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繁，而晦其義，上
接此，之文弊，則作小說，正用其所長，宣其之優，出足之上
也。

唐代古文運動，龜子雖以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故公文
字六朝之降，李斯體為正宗，西魏北周之時，曾一度復
古，旋即變，後梁李存勗，有昌黎先生著《中平淮西碑》，又昌黎集
乃一篇，蓋當時之古文體，公文文字，誠可，柳子厚敢云改革，

圖三⑨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此文終道
廢書，
夫殺里士卿之做
其文與俗體
原作如何，百載文字所以廢易之故別向題，於不必論。惟就
改革當時公式文字一端言，則昌黎失敗而繼之成功，可与疑
也。至於北宋錢昆吾古文運動之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亦
不能寫成公式文字之體，司馬君實之意，不能為四
六文解知內布之命，聖朝追立公式文體之處，其難
者是，猶之於此信乎？平尔不辭。平
復次第傳中，生恩情之說，即令人視之，既非為
可厭，而不能解其真意所在。大概云善不為文者也。
何者？若此一段，迂遠雋滌，耶？芳趙齊周，雲林風漫錄，抑
云：

唐世舉人先藉吉凶而與人以姓名，連書主司，然後
投獻所業，而鬻教員又指謂溫卷，如他日錄傳
奇等，以是達其此等文體，可見更才詩筆
據此小說之宜備衆體，傳中恩情之說，即所謂
詳論，會真者，詩即前清背笑，叙述辭心，欲即所謂
史才，當用以小說文中不得不備是者也。

至於傳中所載詩夢，跡經王性之考證者外，其他如普
救寺寢北面宣佛高僧傳武玖照、福生、圓、蒲州普
救寺禪首精傳，又洞璣及杜確事，取舊本，書高宗一
德，寫紀。元十五年十二月庚午，丁酉清修，繫於
之信，有其餘物，則此傳，可算元朝之良史料，不僅
為唐代小說之傑作已也。

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始於一九二八年，到二〇〇八年就是八十週年了。史語所創所伊始，即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在《集刊》的第一本第一分中，傅斯年所長發表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提出新材料、新方法、新工具、新問題等主張，這些主張不但影響了《集刊》文章的風格，對近代史學界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目前為止，《集刊》已持續出刊近八十年，在近代中國，大部份學術刊物倏起倏滅，能持續到八十年的學刊，確實不多。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不能不珍惜這一個得來不易的成果。

除《集刊》外，史語所還出版專刊、單刊、田野工作報告、資料叢刊、目錄索引叢刊等，近二十年來，更有《新史學》（與台灣史學界同仁合辦）、《古今論衡》及在世界漢學界素有聲譽的 Asia Major 等刊物。

史語所從創所開始一直到今天，都是一個多學科、跨領域的研究所，所包含的學門基本上有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文字、文籍考訂等，所以《集刊》所收文章的門類也就相當多樣。過去一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界迭有要求，希望重印《集刊》，作為學術研究的參考。但是《集刊》卷帙浩繁，不易查索，究竟以何種方式呈現比較方便讀者，確實頗費思量。北京中華書局是卓負盛譽的出版單位，他們在獲得史語所授權之後，提出以類相從的辦法，出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這種出版方式可以同時方便個人及機構，使得《集刊》文章能到達更多需要參考的人手中。

文章分類特別困難，在編輯的過程中，協助檢核分類者，依各卷順序為：語言所何大安先生，史語所陳昭容女士、邢義田先生、劉增貴先生、劉淑芬女士、柳立言先生、劉錚雲先生、李永迪先生、陳鴻森先生、王明珂先生等，另有張秀芬女士、陳靜芬女士協助整理，附此致謝。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王汎森 謹誌

凡例

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以下簡稱《類編》)所收論文，取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集刊》)1928年第1本第1分至2000年第71本第4分。《集刊》2000年以後所刊載論文，待日後再行續編。

二、本次類編，根據《集刊》所刊載論文涉及的研究領域，分為六編，其中《語言文字編》、《歷史編》下設卷，具體編、卷名目如下：

語言文字編(音韻卷、語法卷、方言卷、文字卷)

歷史編(先秦卷、秦漢卷、魏晉隋唐五代卷、宋遼金元卷、明清卷)

考古編

文獻考訂編

思想與文化編

民族與社會編

其中，《思想與文化編》中“文化”為廣義的文化概念；《民族與社會編》涵蓋民族、生活禮俗、科技、醫療、工藝等方面；涉及跨斷代內容的論文，以最早斷代為收錄原則；論文具有多重性質者，以“研究者使用需要”及“論文重點”為歸屬各編(卷)的標準。

三、為體現《集刊》的辦刊宗旨，現將蔡元培先生撰寫的《發刊辭》、傅斯年先生撰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置於《語言文字編》、《歷史編》、《考古編》、《文獻考訂編》、《思想與文化編》、《民族與社會編》所收論文前；《語言文字編》另增置傅斯年先生提議之《本所對語言學工作之範圍及旨趣》一文。

四、《類編》各編(卷)所收論文，均按刊期排列。為便於閱讀、查檢，各編(卷)目錄置於書前，《集刊》(1928—2000)《類編》總目置於書後；頁眉處標示本編(卷)通碼；頁腳處保留原刊頁碼；各篇論文文末附注原刊刊期，以“出自第某本第某